

教育的真谛是“近朱者赤”

□朱永春

在漫长的班主任生涯中,我经常做一些傻事,比如接收从兄弟班级或外校转来的“问题学生”。很多人不理解,只能将原因归结于这个人爱出风头。

其实,犯傻的原因我自己最清楚:我在学生时代也曾是某些教师眼中的“问题学生”,没优点,没前途,不受待见,甚至被斥为“锅里的一粒老鼠屎”。

后来,我竟然成了一名教师。我明白了:“问题学生”不是一个“常量”,而是“变量”。于是,我对一个学生的教育可能性,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想象力。

当年,初掌班主任印的我,接手全校最“烂”的班。班上有几个“大名鼎鼎”的人物,当然,我在学校里的名气也不比他们小。

作为一名狂热的运动达人,我每天在办公室里玩拉力器、举杠铃,大清早和放学后混在田径队里疯狂训练。说句实在话,再狂的学生也要敬我三分。因此,我这个班主任当得还算顺当。

挑战不期而遇。一次,学校组织去南湖秋游,让我在与“问题学生”打交道方面有了方法论上的突破。

那个年代,我们学校位于农村,乡下学生是难得进城游玩的。学生们上了湖心岛,游览了红船和烟雨楼,玩得非常尽兴。

最后一个环节照例是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前合影。轮到我们班上场

了,学生们听从摄影师的指挥,列好队,摆好姿势,突然班长叫起来:“还缺3个人。”

我正要问班长少哪3个,班长已经用手指向湖边的码头。循着班长的手指,我看到小强、小峰、阿健这3个班级“大佬”正坐在栏杆上晃着腿聊着天呢。

我有些生气,因为接手这个班级后,我对这3个家伙比较客气,他们也算尊重我这个新班主任。但今天当着那么多领导和师生的面,他们如此无视统一的活动和安排,这不是一种挑衅么?

我强忍怒火,让班长去请这3尊大神。很快,班长悻悻而归,向我报告:“他们说,自己拍过许多照片,不想拍集体照了。”

摄影师有点烦了,我们确实也可以不等他们,直接把照片拍了。但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,这是他们在将我的军,如果这步棋救不活,从今往后,我这个班主任的位子就没那么好坐了。

我故作镇定地向湖边走去,心里一团乱麻。这30多米的路,我走得异常艰难。恰如曹植要在七步内成诗,我要在走完这30多米之前想出办法,走出一条摆脱教育困境的路。

我很快想到,班主任工作首先要“热事冷处理”,于是开始提醒自己,情绪便很快平复下来。

然后我想到,教育最需要遵循原则,要把学生揽过来,而不是推向对立面。有原则就有方向,至于具体化解之法,我相信相机行事即可。运用

之妙,存乎一心。

一步一步,我离他们越来越近。我的脚步越来越稳健从容,目光也越来越坚定自信。以至于这份从容与自信那么明显,竟被这3个小家伙觉察,让他们流露出吃惊的神色。

但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,他们故意摆弄着手中的海鸥牌相机,以吊儿郎当的腔调掩饰已经一览无遗的慌张。

我和颜悦色地问他们:“为什么不过去拍集体照?”

他们说,不喜欢拍集体照,而且已经拍了好多照片,半天下来用掉两个多胶卷。

我笑道:“半天竟然拍掉那么多胶卷,你们是不是刚学会拍照?”

“才不呢,我们3个人小学里就会摄影了。”小强回答时,带有几分得意。上世纪90年代,农村学生会摄影,而且拥有相机,实属凤毛麟角。

我打趣道:“咱们班竟然有摄影专家,还真是藏龙卧虎啊。我想请教一下你们,以前有没有拍出过这样的照片:照片里的人有头有脸,但就缺眼睛和鼻子?”

“朱老师在开玩笑吧,哪会有有这样的照片?”小强疑惑地说。

“没眼睛,没鼻子,那不成怪物了么。”阿健笑嘻嘻补上一句。

我立刻收起笑容,说道:“你们也许不知道,今天咱们班级的照片就要被拍成一张让人笑话的怪照。我觉得,班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,我不知道以前你们的班主任是怎么看你们的。但在我心目中,小强是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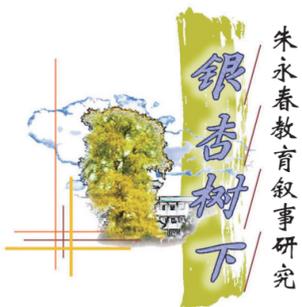
级挺括的鼻子,小峰和阿健是班级两只明亮的眼睛。缺了你们3位,咱们班就是一个没眼睛没鼻子的怪物。同学们已经等你们很久了,我想你们也会给朱老师这个面子吧?”

3个学生互相看了一眼,一起跳下栏杆,跟着我归队。

咔嚓一声,一张和谐的大家庭合影诞生了。

后来,这3个学生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。提及拍照风波,他们解释说,从小就没有一个教师真正接纳过他们,还叫其他学生别跟他们学坏。他们受到孤立,就一直不愿也不屑拍集体照。是的,许多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只相信“近墨者黑”,却忘了教育的真谛是“近朱者赤”。边缘化任何一个学生都是教育的败笔。

我姓朱,从我主动走向学生开始,就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成为“近朱者”。



朱永春教育叙事研究



欢乐已出圈

近日,江山市贺村中心幼儿园举行首届“健美”亲子游戏运动会。幼儿与家长携手参与趣味接力、两人三足挑战等创意项目比赛,既锻炼了幼儿的体力和反应力,又增强了亲子协作意识。图为亲子旋风追击赛现场。(本报通讯员 徐丹丹 摄)

和“天使”做个朋友吧

□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新潮校区 徐琪

小弛是个很特别的学生。他在课堂上思维活跃,然而更多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,总是大喊大叫,影响各科教师正常上课。课后,他不愿意动笔,作业拖拖拉拉。因此,他在班级中不怎么受欢迎。

一大早走进教室,我就看见了小弛。他拉开凳子时,发现地上有一只别人的水杯,便一脚踢过去。

按照以往,我又该去批评他了。课后,我请他来办公室,他一幅局促不安的样子。

“知道老师为什么叫你来吗?”

“不知道,大概我又做错什么事了吧。”似乎他对挨批已经习惯了。

“我听说你很聪明,是吗?”我悄悄地问。

他马上露出得意的表情,也悄悄地凑到我的耳边说:“徐老师,我告诉你一个秘密,爸妈带我去省儿保(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)测过,我的智商有129。”

“哇,那你真的是很聪明。听说聪明的孩子都是遗落在人间的天

使。徐老师特别想和天使做朋友,你愿意和我成为朋友吗?”

我拉开抽屉,故作神秘地说:“快瞧瞧,老师给你准备了什么?这是送给天使的礼物。”我从抽屉里取出一根长鼻王。

他兴奋地接过,好像得到一件宝物一样。

“我们做个约定,徐老师希望你管理好自己,课上不大喊大叫,做一个更棒的天使。”

小弛爽快地答应了。可是,长鼻王只当天有效。第二天,数学教师就向我反馈,小弛在数学课上故意发出奇怪的声音,惹得全班哄堂大笑。

这是我能够接受的。如果教育靠一根长鼻王就可以搞定,那还有我们教师什么事呢?

下周轮到我们班劳动值周。按照以往,我是不敢把小弛派出去的,我怕他“大闹天宫”,给同事增加麻烦。

但我想再试一试,于是告诉小弛,他肩负着班集体对他的信任。“彩虹屁”奏效了。很多教师在群里发照片和视频,内容是小弛在各个多功能教室里认真地拖地。

我把这些照片和视频保存下来,请他和我一起欣赏。看到自己劳动的样子,得知自己为班级争了光,他脸上的喜悦与得意再也藏不住,竟然告诉我,他热爱劳动。

发现“新大陆”的我,就把每天中午给蔬菜浇水的任务也交给了他。

果然,他吃完中饭就往菜园子跑。人性或许就是这样:破罐子就愿意破摔,“好罐子”就格外珍惜。

然而,好景不长。几次大力表扬之后,一天中午,我收到了“小弛在菜地里发疯”的报告。

我跑过去一看,他正在“贵妃醉酒式浇水”呢。只见他把水壶背在身后,把蔬菜苗踩得乱七八糟,搞得自己满头满脸的水。

“你这样子很容易感冒的。”我牵起他的手,带他到办公室,用吹风机给他吹头发和外套。

他忍不住先开口:“徐老师,你不批评我吗?”

在吹风机的嗡嗡声中,开始了师生对话:“哦,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批评你?”

“因为,我没有好好浇水,我踩坏了菜地。”

看来这小家伙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“哦,那你知道这么做不对,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?”

“因为我无聊呀。”

“好,头发和衣服都干了,你回去吧。”

他瞪大眼睛,难以置信:“我可以回去?没事了?”

“你都知错了,我还批评你干吗呀?”

过了几天,小弛主动来找我。“徐老师,我回去想了一下,我一个人每天浇水有点无聊。要不,你给我多安排点事情。我有事情做,就不会捣乱了。”

这是我始料未及的,小弛用实际行动告诉我:原来教育不是批评得越多越好。

很多时候,我们对犯错的学生一顿输出,一味“发泄”,反而是解除了学生的心理负担,使得他们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下一次捣乱。假如反其道而行,不批评,给予关爱,学生才有可能开始自我反思。

我知道,一段时间后,也许小弛又会给我带来新的“惊喜”,但我愿意静下心来,陪着他,包容他,给他时间和空间去长大。

□杭州市和睦小学 蒋荔

“我想成为别人的孩子。”那天我在教室里批改作业,小希突然和我这么说。

“为什么呀?”

“因为只有别人的孩子才是优秀的。”小希圆圆的脸蛋,总喜欢扎两个小辫子,是一个可爱的女生,平时乐呵呵的。可她郑重其事地说出心中的“小秘密”后,一个更真实的小希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“我已经很努力了,但爸爸妈妈还是觉得我不好那不好……”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没想到,像个大人一样、做事积极的小希,内心竟如此地敏感和挣扎。

“你有很多的闪光点,勇敢地做你自己吧。”我摸着小希的脑袋,轻轻地谈。

我和小希的爸爸妈妈沟通后才知道:这一年,她家多了一个小妹妹。妈妈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妹妹,实在忙不过来;小希的学习就由爸爸接管,小希做作业动作慢,经常做到很晚,学习成绩也不见起色。

努力却换来亲人的数落,而且有些语言比较过分,慢慢地,小希就接受了自己“什么都做不好”的评价。

我把小希的“小秘密”告诉了她的爸爸妈妈。他们说,自己第一次感受到愧疚,后悔没有及时发现小希的难受。

我教小希每天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,教她改变认知方式,不要随便给自己贴标签,多告诉自己“我可以”“我能行”“我一定做到”……

我在班级里做了一个小调查,发现这不是个例,而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想成为父母口中“别人的孩子”。在父母的高标准对比下,学生们陷入了自我迷失与否定的怪圈。

我利用班会课开展了一场题为“我VS别人的孩子”吐槽大会。

学生们纷纷“控诉”着父母是怎么利用“别人的孩子”的故事来打击自己家的孩子。很多学生刚开始时哈哈大笑,后来逐渐安静下来。间或还能听到有学生在抽噎。我看到小希在下面细细聆听,频频点头。

“小希,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?”小希迟疑了一下,站起来说:“我爸爸妈妈口中的‘别人的孩子’就是一个神,我永远比不过。”

借着这个话题,我提出了一个建议:“同学们,敢不敢和‘别人的孩子’彻底比一比?”

学生们跃跃欲试。在我的引导下,一张张思维导图呈现出每个学生真实的样貌,既有父母对自己的评价,也有父母眼中“别人的孩子”的特点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,有学生对自己身上优点的客观、理性分析。

我特意邀请小希作为代表向全班展示她的成果。

“小希加油!”身边的同学鼓励道。

小希略显害羞地站起来,手里的纸攥得更紧了。只有短短,寸有所长,所有的人都无法被比较。”小希掷地有声的结束语获得学生们雷鸣般的掌声。吐槽大会后,小希整个人精神了不少,我能看到她眼中的光。

我乘胜追击,在家长开放日举行了一次“体验别人的孩子”活动,学生和家双向选择,互相配对,“重组家庭”。

在分享环节中,很多家长突然发现,原来自家孩子也有闪光点。小希妈妈听到别的家长在夸小希的一日表现后,脸上的表情既诧异又骄傲。

这次家长开放日,每个家长都听到了其他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夸赞,脸上都洋溢着快乐。小希妈妈给小希一个大大的拥抱:“小希,其实你很棒。妈妈以后一定会陪伴你、肯定你,我们一起努力好吗?”

高飞吧,小候鸟!

□杭州市人民小学 陈瑶

飞飞刚转到我班时,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。他的老家在河南农村,没有学过英语,没有做过实验,甚至连跳绳都没有专门训练过。尽管他用尽了力气追赶,可每门学科还是都落在了全班的后面。

课间,其他学生都在教室外玩耍,他始终坐在座位上低头苦学。叫他去玩,他只是默默地摇头。开学已经半个学期了,他没有要好的朋友,也变得越来越安静。

一次,得知飞飞冒出转学回老家的念头,我心疼之下,立即前往他家家访,并专门给他带去了杭州特产——定胜糕。

我告诉飞飞“定胜”二字的寓意,并鼓励他战胜困难:“暂时的落后不代表你比其他同学们差,有些知识只是因为他们比你先学罢了。老师相信你,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!”

我组织了一次“我和我的家乡”主题班会,让每一个学生上台介绍自己的家乡。

有意思的是,杭州的学生说来说去都是“西湖”“灵隐寺”“龙井茶”……有些千篇一律;轮到飞飞时,他羞涩地站起来,一开口就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世界:“我家在河南信阳,我家门口就是小麦地。每当小麦成熟的时候,我和爷爷奶奶一起能收五千斤小麦……”

学生们听得目瞪口呆,不时发出赞叹声。毫无悬念地,飞飞被评为“家乡最佳代言人”。这是大家第一次听到飞飞说了这么多话。从此,学生们开始关注这个淳朴可爱的同学。

飞飞的身上也在发生神奇的变化:他的话多了起来,会在课间跟我分享见闻,也会把美术课、书法课上创作的作品送给我。

我也及时给予飞飞力所能及的帮助,为他安排了一个学习成绩好、脾气也好的女生,作为他的学习伙伴。飞飞和同学越来越热络,笑容越来越灿烂,成绩也在慢慢进步。

我记得家访的时候,飞飞书桌上摆放着木头小鸟、纸船、纸飞机。飞飞的父母告诉我,这些都是飞飞自己做的。

于是,我在班里举办纸飞机大赛。学生们发现,飞飞折的纸飞机总是飞得最远。学生们缠着他,让他帮忙折纸飞机。我索性把讲台让给飞飞,让他当一回小老师,教授折纸飞机的秘诀。

飞飞收获了同学们崇拜的眼神,也更愿意公开地展示自己。在准备区科技节航空模型比赛时,心灵手巧的飞飞入选了。凭借刻苦的训练和自身的能力,在某个周一的升旗仪式上,飞飞领取了一等奖证书。

当他走下主席台时,我主动说:“冠军,老师跟你合影好吗?”他黝黑的小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。